

1984年读帕维奇《哈扎尔辞典》

1996年读韩少功《马桥词典》

现在读《小时候》……她能让您  
重新回味“辞典小说”独特的魅力

# 小时候

刘晓鸥  著
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# 小时候

刘晓鸥 著

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时候 / 刘晓鸥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121—6

I.小… II.刘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7355号

责任编辑: 沉河 谈骁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何婧婷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---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

---

开本: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 印张: 21.125 插页: 1页

版次: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254千字

---

定价: 2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童贞的眼睛，稚嫩的心灵，以诗的语言书写成长的疼痛。

岁月的疯狂，人性的扭曲，摧残着美丽的生命幼芽。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，正是这一代被“狼奶”喂养的小孩儿，今天却正在为历史洗涤着羞辱，为民族治愈着时代的创伤。

作家刘晓鸥以成熟女性的文字，为中国目前无序的文坛注入了一泓清新美丽的细涓。《小时候》，说得多么委婉，多么凄楚，又多么美丽，而在小的背后，善良的读者自会发现那个作家深深思考的灾难而又宏大的世界。

《小时候》带给你的阅读愉悦，可能像混淆人生中的一杯清茶，更可能像暗夜迷途中的一闪星光。

——林希

自写自画，多才多趣，从容道来，别有情致。

——蒋子龙

晓鸥这部装帧别致、追忆童年的小说，并不属于纯粹意义的儿童文学。其精妙之处在于，疯狂的年代、底层的忧伤、民族的劫难，通过孩童的视角，更原始、更逼真地凸现出来，收到了唤起一代人集体追忆的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。

——赵玫

这是一部“辞典小说”——我们曾经那样惊奇但又长时间遁失的一种文体。

天津作协签约作家刘晓鸥潜心两年，精心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小

时候》，通过 52 个生活用语和生活场景，用白描式的语言、内敛式的叙述，以女性独有的深情，娓娓讲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北方的“小时候的故事”。

小说通过少女小欣的视角，真实再现了中国“灰色年代”下的“底层生活”，那些“大木盆”“黑五类”“小人书铺”“忆苦饭”“九寸电视”等我们曾经那样熟悉但今天已然有些陌生的词语，给中老年人以惆怅、忧郁的回味，给“80后”“90后”以“穿越”的体验……女作家刘晓鸥以极大的叙述耐心，缓慢地铺陈着一种忆旧的思绪，精心编织着人生独特的感悟，还有对苦难生活的温情观照。

52 个场景，看上去有些庞杂，但因为有了主人公小欣的成长经历贯穿始终，所以使得文本结构更加紧凑，更加合理。

另有多幅童话般的精美插图，更给这部小说增添了“小时候”的韵味，也更彰显得“别有用心”。

1984 年读帕维奇《哈扎尔辞典》；1996 年读韩少功《马桥词典》；2012 年读《小时候》……她能让你重新回味“辞典小说”独特的魅力。

——武歆

文字温婉传神，细腻生动，对童年生活细节的捕捉令人赞叹。我也很喜欢书名《小时候》，一下子被拉回到了遥远的过去，令我想起自己的童年。晓鸥用生花妙笔挽留了时光，重新打量儿时岁月，一切都涂抹上了一缕审美的光晕；晓鸥擦拭了岁月的铜镜，往昔光影浮现出来，越来越清晰，纤毫毕露，纹理醒目。看着沉睡的记忆一点点复苏，再次与童年邂逅相遇，恍兮惚兮，不知今夕何夕，定然感慨良多。读者借此打捞自己的童年吧。

——赵大河

刘晓鸥以童年的视角和诗性的笔触，在幽暗、斑驳、隐秘的历史深处打捞往事，激活记忆，检视岁月，勘察足迹，求证命运，让一段冷暖人生在似水流年中悠然复活，千回百转，暗香浮动，五味杂陈。她的写作气质从容、澹定，笔意温婉却内含张力，人物寻常而性格各异，故事平易却文体独特，在完成一种怀旧式书写的同时，也为读者带来了复杂莫名、回味悠长的阅读感受。

——黄桂元

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别叫我“浦志高” .....  | 001 |
| 月子饭 .....       | 007 |
| 谁是一家之主 .....    | 013 |
| 疯子小姨 .....      | 019 |
| 小丫鬟 .....       | 026 |
| 大木盆 .....       | 032 |
| 绿 门 .....       | 038 |
| 打死也不说 .....     | 045 |
| 六月雪 .....       | 052 |
| 小“黑五类” .....    | 059 |
| 姥姥之死 .....      | 064 |
| 地下小交通 .....     | 071 |
| 糖蝴蝶 .....       | 079 |
| 二表哥的“大串联” ..... | 085 |
| 饭盒里的埋伏 .....    | 093 |
| 洋奶奶 .....       | 101 |
| 绿门公主 .....      | 109 |
| 美丽的大手 .....     | 114 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天天读” ..... | 120 |
| 美丽母女 .....  | 126 |
| 外 号 .....   | 133 |
| 烈士遗孤 .....  | 140 |
| 捡煤核 .....   | 146 |
| 老师变形记 ..... | 153 |
| 看展览 .....   | 159 |
| 回老家过年 ..... | 165 |
| 相思病 .....   | 171 |
| 小欣速归 .....  | 176 |
| 女知青兰子 ..... | 181 |
| 防空洞 .....   | 189 |
| 忆苦饭 .....   | 194 |
| 洗澡记 .....   | 200 |
| 小人书铺 .....  | 207 |
| 小百货店 .....  | 213 |
| 学骑自行车 ..... | 219 |

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天堂电影院 .....    | 225 |
| 都市里的村庄 .....   | 231 |
| 大院风景 .....     | 237 |
| 赖明珠入团 .....    | 243 |
| 崔师傅的夫妻生活 ..... | 248 |
| 永远的白被单 .....   | 254 |
| 部队大院的女孩 .....  | 260 |
| 演员梦 .....      | 266 |
| 六朵金花 .....     | 272 |
| 凋 谢 .....      | 279 |
| 大伯的苍生 .....    | 285 |
| 九寸小电视 .....    | 292 |
| 煤气灶 .....      | 298 |
| 临建棚 .....      | 304 |
| 情窦初开 .....     | 310 |
| 北戴河的惆怅 .....   | 316 |
| 我爱北京天安门 .....  | 322 |

## 别叫我“浦志高”

小欣在成年之后对自己曾挨过的那两巴掌仍记忆犹新。打她的那只手大而软，食指和中指微微发黄，是抽烟熏的。

小欣后来就把电影上的叛徒“浦志高”当成她挨打的原由。从此相信自己五岁时就学会嫉恶如仇了。她当时刚睡着就听到刺耳的破碎声，她睁眼一看，是熬夜写材料的爸爸把玻璃烟灰缸不小心碰地上了。爸爸也吓一跳，从桌前站起身欲捡地上的碎裂烟缸。彼时的小欣爸满脸倦容，一绺头发耷拉在额头，瘦长脸，戴眼镜。小欣突然喊道：“浦志高，爸爸是浦志高！”

小欣爸的脸顿时铁青，上前一把将小欣从被窝里拎出来，没容她站稳，“啪啪”扇了她两个耳光。小欣被打蒙了，数秒间气都不喘，之后委屈冲天地大哭起来。冬天屋子很冷，她身上只穿着小裤衩小背心，站在炕上瑟瑟发抖。姥姥气得直哆嗦，骂小欣爸太狠了！还是不是孩子的亲爹？小欣爸正在气头上，姥姥的数落如火上浇油：“小欣就爱愣淘，将来非得惹大祸，我非得教训她一顿！”

“小孩子懂个屁！她说了啥犯歹话了，你这么打她？”姥姥的词汇里没有“童言无忌”这句词，若是知道，她一定用它来狠狠抨击女婿。

“她说我像叛徒浦志高，这问题还不严重吗？”

“浦志高是谁？我咋没见过？”姥姥的驴唇不对马嘴，绝非故意找乐，她的确不知道浦志高何许人也。若平时小欣爸早笑喷了，全家属他好诙谐。可这会儿，小欣爸仍怒不可遏：“他是小说《红岩》里的大叛徒，小欣把我这个共青团员和他扯在一起，还不该打？”小欣爸和姥姥争执问题，等于对牛弹琴。果然，姥姥把怀里的小欣往他身前一推：“你打死她吧，为那个破浦志高！”

以后的日子，小欣就有了几分寒心，自己的父亲怎么如此下得狠手？给他的长辈和小辈都落下了话柄。姥姥为此跟女婿不共戴

天。她觉得小欣爸太低能失败了。他扇小欣的那两巴掌就是对自己不配为人父的大暴露。平时姥姥对小欣的娇惯赶不上对小欣哥光辉的一半，可在女婿打孩子的关键时刻，姥姥绝不重男轻女，孩子就是孩子，只能疼不能打。所以每次姥姥都像老母兽护着小兽一样跟女婿撕破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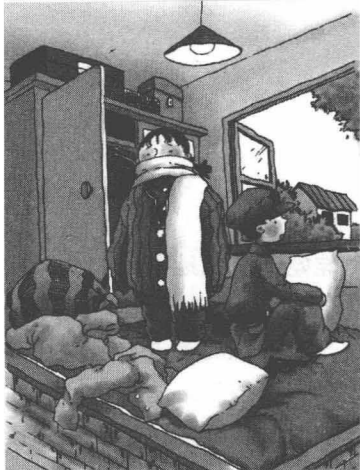
小欣爸和小欣妈的婚姻，是组织介绍的。那年代的组织比亲爹娘还亲。小欣爸妈都是共青团员，在单位俩人还都积极上进，因此组织对他们的个人问题格外上心。小欣妈认为小欣爸是个合适的结婚对象，历史清白，人品可靠，最重要的是他在本地无亲无靠，可以和岳母一起生活。于是，时年二十五岁的纺织女工王美丽，和二十一岁的“进城小干部”刘江山同志喜结良缘。没有新房，没有嫁妆，用现在说法，结的是“裸婚”。

小欣成年后，目睹父母几十年婚姻的酸甜苦辣，发现这桩婚姻并不尽如人意。年迈的父母私下都跟小欣说，他们这一辈子在一起其实并不幸福。这点小欣早看出来。母亲比父亲大好几岁，即使今天，“姐弟恋”也是令人纠结的。另外，两人性格迥异。小欣妈性格倔强，苦孩子出身，解放后，一门心思多生产，争上游，线条跟男人似的粗犷，在她身上找不到一丝半缕的淑女影子。

小欣爸在一个破落商人家庭里长大，从小混迹于小城里的园子说书场，耳濡目染才子佳人的戏梦人生。这使他的性格复杂，既内敛软弱，又张扬自信。他一生都喜欢文学小说、电影音乐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。他十四岁参军，随部队南下文工团，后来服从组织分配，到天津某机关工作。过了多年集体生活的小欣爸，乍一走进婚姻，慢说他本人，姥姥和小欣妈都好长时间感觉生分、别扭。

小欣和光辉还是婴儿时，小欣爸因着迷舞会，小欣妈至今耿耿于怀。她的唠叨就像年代久远的老唱片，吱吱呀呀，乏善可陈。

小欣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这样的画面：夏天的周末，小欣爸打扮整洁，匆匆蹬车出了家门。在他的身后，是年轻的小欣妈和身



子骨还结实的姥姥忙着给在大木盆洗澡，他俩都喜欢出小牙的嫩嫩小欢实地拍着水，的气氛不妙。

姥，屋里屋外地里的两个婴儿洗玩水，张着刚长嘴，哈哈笑着，根本不晓得家里的

小欣妈跟踪小欣爸，到干部俱乐部“侦察”过。见舞会上的漂亮姑娘云集，个个打扮时髦，穿卡腰连衣裙，两条大辫子，或用花手帕扎着辫子梢，或盘在头顶，就像苏联电影上的“娜塔莎”，留分头的帅小伙们都围着她们转。但小欣爸整晚都在乐队伴奏，一支舞不跳，小欣妈才放下心来。

小欣上小学时，有段时间到爸爸机关食堂吃午饭。她见过这些阿姨，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女人了。恰处在“文革”时代，她们表面看上去都很朴素。但小欣还是发现了细部的微妙来，她们身上的灰蓝外罩剪裁合体，扣袢盘得精致；她们的短发剪得隐约的时髦，谈吐依旧细柔温婉。小欣从小就迷恋时髦优雅的女性。而她的母亲，恰恰不能给予她这方面的引导，这是小欣一生的遗憾。

小欣爸在姥姥眼里几乎一无是处。两个字，懒、馋。进家就看报纸闲书，听话匣子，大水缸都见底了，他装没看见。那年月，水缸就是一些城市住户家里的井，家里的泉。男人们回到家第一件事大多是掀起缸盖，看看里面的水还剩多少，水缸见底了，拎起水桶直奔自来水龙头而去，哗哗地倒满一缸水，这才是有责任感的顾家好男人。满满一缸水，让男人们特有成就感。劳累了一天的女人提着十斤重的水桶在胡同里摇来晃去，那家里不是没男人就是男人不顶用。姥姥不让小欣妈嫁出去，就是图个家里有男人挑水，让街坊四邻再不小看她们孤儿寡母。小欣爸的馋，姥姥一直唠叨到小欣十来岁，说小欣爸一天不吃肉，脸就拉老长。

姥姥说一套做一套。只要女婿回家吃饭，她就烙白面饼，炖红烧肉，这是小欣爸最爱吃的饭食。大姨和二姨每次来都讥讽姥姥：

“犯贱，老糊涂！”姥姥不客气地轰她们：“回你们自己家去，少在这里挑拨离间！”

小欣爸虽说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，但他却是一个称职的父亲，并且是这个家里的“意识形态”。这是小欣从对童年混沌懵懂的回忆中，对父亲逐渐清晰的一种认知。小欣爸爱读书，知识丰富，从小欣两三岁开始，小欣爸就教她和光辉背《唐诗》、《三字经》。胡同里的邻居一见裹着“屁股帘”的小欣，就逗她：“背段诗给我们听……”她就摇头晃脑地背起来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”小欣的憨态可爱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小欣爸的“登门入室”，一改这个“女儿国”的凄清冷寂。不但有孩子的欢笑声，还有小欣爸的吹拉弹唱，姥姥十分享受这种快乐。小欣爸喜欢拉二胡，她沏一壶茶给女婿备着，还把小欣和光辉搂在怀里，坐在旁边当观众。小欣爸在肩膀上架把小提琴，微闭双眼，《梁祝》拉得幽怨悲切，听得小欣眼泪出来了，小欣爸就夸五岁的小欣有文艺细胞。

小欣爸喜欢小说和电影，希望自己的儿女也爱读书，特意给他俩订阅《小朋友》等儿童画报。晚上，小欣爸常给小欣讲《安徒生》，童话故事“皮诺曹”，小欣听着听着就坠入梦乡。

节假日，小欣爸就带着一家四口去看电影，而且全家人盛装出行。小欣爸更衣刮胡子，小欣妈涂抹脂粉，夏穿“布拉吉”，冬穿呢大衣，怎么看也不像纺织女工。小欣妈身材苗条，容貌清丽，她带小欣和光辉去逛商场，或公园玩，常有人盯着她看，还以为她是演员呢。小欣爸常嘲讽她：徒有其表。

出门前小欣妈捋饬时，小欣就在她身边捣乱，跟她抢口红，大呼小叫地要妈妈先捋饬她。小欣妈拿她没辙，拿竹筷子在炉子上烤热，给她烫“刘海儿”；给她的小苹果脸涂胭脂；在她嫩樱桃般的小嘴上涂口红；给她换上红灯芯绒裤和绿毛衣，前襟上绣了一对小动物。小欣神气活现地扭到院子里，瞥见大人孩子的舌头吐出多老长：“小欣，穿这么洋气，走亲戚去啊？”正晾衣服的赵阿姨从绳

子后面探出头来，已将她那张胖脸夸张成惊叹号。

“看电影去！”小欣一捋卷曲的“刘海儿”，故意秀秀涂了蔻丹的小指甲。小欣的几个小死党跟在她身后磨叽：“回来给我们讲讲啊！”小欣小脸一仰，得意地说：“回头再说！”这句话是小欣爸的专利。小欣妈让他去挑水，他十有八九这样回答。

一家四口，在邻居们羡慕的目光中走出了大院。影院的灯光暗下时，爸爸小声对小欣说：“你记着，电影叫《烈火中永生》。”小欣上学之前，就看过不少电影，名字也都记住了。如《李双双》、《今天我休息》、《南征北战》、《苦菜花》。大院的小女孩们，都很羡慕小欣。

小欣家刚搬来时，小欣没少受这些女孩们的孤立和欺负，姥姥说这叫“欺生”。可小欣却耐不住寂寞，背着姥姥把家里玩具、小人书拿出来讨好她们，可她们故意使坏把玩具偷走，小人书撕毁得残缺不全。姥姥发现后，拿炕笤帚打她的小屁股，但从不真打疼她。

姥姥的恐吓更起作用：“再和她们玩，就让撒迷魂药的，把你迷魂走！”从此，小欣再不敢带玩具和童话书巴结她们，就凭一张伶俐小嘴，把从爸爸那儿听来的故事，胡乱发挥讲给她们听。始料不及，这些学龄前女童都给小欣讲傻了。都争先恐后地和她“相好”，清早她还没起床，窗外就有人喊：“小欣，出来呀！”

小欣盯着银幕上的江姐，很是激动。之前，她看了小人书里的江姐，还没见过会说会笑的江姐呢。江姐的红毛衣、蓝旗袍真好看。女特务曼丽小姐说话让人起鸡皮疙瘩……她想跟爸爸交流观感，可黑暗中爸爸的表情严肃极了，她打消了念头。爸爸总骂她“愣淘”。这是爸爸的唐山老家方言，就是说话不过大脑的意思。她恨透了电影里的叛徒浦志高，要不是他的出卖，江姐就不会被关进渣滓洞，被坏人严刑拷打。江姐被竹签子钉手指的时候，她吓得把头扎在爸爸的怀里。爸爸拍着她头哄道：“别怕小欣，这不是真的，是拍电影。”可她还是恨透了浦志高，他戴着眼镜，分头散乱的形象丑陋极了。

每次看完电影，小欣和光辉都意犹未尽。回家在炕上“联袂”表演。看完《南征北战》，小欣就扮演女游击队长，把姥姥扎裤腿的黑布带子绑在腰上，把玩具手枪别在里面，在炕上带领“乡亲们”转移。光辉则扮演里面的“高连长”，人模狗样的。兄妹俩的“道具”就是被垛和枕头，他们过足戏瘾，炕上却一片狼藉，姥姥火冒三丈，把她的小脚跺得山响。

这晚也如此。小欣的表演欲空前高涨。把小欣妈的一件枣红色开襟毛衣从大衣柜里翻出，还找到一条月白色围巾披挂上。可惜毛衣穿在她身上变成了毛大衣。小欣让光辉演叛徒浦志高，他说啥也不干，非要演革命者许云峰。小欣嘲笑他：“你的门牙都掉了，哪儿像许云峰呀？”光辉却死心眼，说就是演小萝卜头，也不演浦志高。后来他真的演了小萝卜头，小欣演江姐。可他不肯叫小欣“江阿姨”，小欣和他吵了起来，还宣布罢演。

姥姥那天好脾气没骂他们，还夸小欣演得好。闹够了，小欣困意袭来，钻进被窝要睡觉了。但她做梦也没想到，就在那个晚上，她就因“童言无忌”说爸爸长得像浦志高而惹怒了爸爸，挨了爸爸“空前绝后”的两巴掌。

很多年后，小欣和年逾古稀的爸爸聊起这段往事。她问：“我说您长得像浦志高，您为什么暴跳如雷？”

爸爸笑道：“搁现在这样宽松和谐的社会，你说我长得像蒋介石都没关系。可那个年代，政治是多么敏感的东西，人们把它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反面形象，人人忌讳。你说我像叛徒浦志高，这不是给我没病找病吗？！”

小欣倏地释然，多年来的心结，顷刻间消融。

## 月子饭

姥姥说：“小欣，你去给姥姥抱几块劈柴来！”

小欣撅起嘴，磨蹭着走向院子里抱劈柴。劈柴就是点炉子的碎木头块儿，那年代的人家过冬天烧煤球炉子，离不开劈柴。城里不像乡下，山上地下到处是柴火，城里的煤球和劈柴都要凭本供应，姥姥是家里的生火官，可疼惜劈柴了。十冬腊月，家里有三间屋，只点一个煤球炉子，一点不暖和。姥姥不让小欣哥去抱劈柴，是怕他抱着劈柴跟院里的小男孩玩打木柴游戏。小欣哥常趁姥姥搂着小欣午睡时，偷出劈柴去玩打木柴。他若赢了别的孩子的木柴回家，姥姥装没看见。若是输了，姥姥就跺着小脚骂：“小辉，你个败家子！”还举着小笤帚追打他，可姥姥的小笤帚十有八九落不到小欣哥身上。

劈柴藏在院子的瓦缸上的纸箱子里。小欣矮矮的，要踩着小板凳上去才够得着。她讨厌抱劈柴，一不留神，劈柴上的木刺，就会扎着她的胳膊或手。刺扎得浅，用针挑出来，忍个瞬间的疼痛就是了；若扎得深，难以拔出，皮肉就像是钻进了一条毒蛇，火烧火燎的，晚上连睡觉都别想睡安稳。

姥姥派小欣做活的时候，是1962年，小欣满五岁。在这之前，小欣不做活，她和光辉白天都去幼儿园，一早一晚，有专门接送小孩去幼儿园的三轮车负责接送。小欣模糊地记得，拉三轮车的王大爷，是个瘦老头，特别喜欢孩子。小欣刚去幼儿园时，一出家门就哭闹。王大爷抱着哄她说，幼儿园今天中午吃肉包子！小欣一听就不哭了。

搬家后，小欣和哥哥光辉不再去幼儿园了。姥姥任小欣傻玩了一阵子，就觉得像她这般大的女孩该调教了。所以小欣妈上班一走，姥姥就教小欣抱劈柴，倒尿盆，抹桌子，洗手绢和袜子。这些小活，她认为不可小视。



小欣不乐意听姥姥叫她“小欣”，她喜欢听爸爸叫她“欣欣”。听起来多温柔，多洋气！小欣爸当年给她起名就是取大跃进欣欣向荣之美意。小欣妈初为人母时，每天下班，就一手搂一个，左亲右啃：“辉辉！”“欣欣！”爱得不行。小欣长大后，总埋怨妈妈不喜欢她，小欣妈就举此为例。小欣说一点都不记得。

大院里的小孩一听姥姥可着嗓门叫“小欣——”，马上接下句“小心——地雷！”“小心——火烛！”小欣一听就气鼓鼓的，感觉自己不是人，而是一个危险的物件。

姥姥是个小脚老太太，又矮又瘦。她宽宽的脑门，脑后挽个花白小发髻。姥姥六十来岁，她喜欢穿白衣黑裤，不管太阳多么晒，她的肤色也是白皙的。她说话语速快，跟她干活一样利索。无论冬夏，她总是凌晨五六点钟就起来。小欣爸结婚后一直和姥姥一起过。俗话说，一个姑爷半个儿，姥姥把小欣爸看得比儿子还在意。

姥姥无比留恋“节粮度荒”之前的好日子。清晨，小欣兄妹俩一去幼儿园，姥姥梳头洗脸，头上抹上几滴梳头油，溜光水滑，拎着菜篮子，去菜市场买菜。几毛钱就买一对鲜活对虾，活鲫鱼两毛钱一斤，跟白给一样。

小欣爸中午回家吃饭，姥姥换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，有葱花烙饼，配菜是小炖肉，熬鲫鱼就配稻米饭。礼拜天不是包饺子，就是蒸包子，可小欣对此印象模糊，都是姥姥后来讲给她听的。

新家的大院里没有水龙头，要去院子外面的胡同里挑。小欣爸是个白面书生，挑水任务非他莫属。可他懒，回家就看书看报，屋里的水缸老是见底。姥姥不敢跟他急，实在闹水荒了，姥姥就喊在院子里玩耍的小欣和光辉，递给他们一根大擀面杖似的长木棍和一只铁皮桶，要兄妹俩一前一后挑水去！

小欣和光辉异口同声：“等爸爸回来挑！”姥姥连吓唬带哄：“乖宝贝，挑水回来，姥姥给你们蒸枣泥馅馒头吃！谁不挑水，晚上就不给谁饭吃！”兄妹俩一听，屁颠屁颠地就去挑水了。

水龙头离大院很远，要在一条小胡同里绕半天。桶里只有半桶